



复建的台儿庄城楼。

从英雄之城到大美水乡

台儿庄古城行思

□文\图 徐冬

和比利时的滑铁卢一样，台儿庄也是一座因战而名的小城。所不同的是，作为一代枭雄拿破仑的折戟地，滑铁卢无可奈何地成了失败的代名词。而台儿庄，则凭借八十七年前那场扭转时局的关键之战，用鲜血凝结成中华民族永不言败的精神图腾。台儿庄很小，小得当时仅有区区两平方公里；但台儿庄又很大，大得可以腾跃起千秋英雄气，托举起万载民族魂。

因战而名的另一面，是因水而兴。这里的“水”，自然是滋润民族生存状态和生命情调千余年的大运河。明万历年间，大运河徐州段黄河淤塞，为“避黄行运”，当局开凿了泇运河。泇运河的开通，使京杭大运河不再经徐州入黄河至淮安，而是经台儿庄进入江苏，从而避开了330华里的黄河之险。一时间，台儿庄商贾云集，舟车辐辏，呈现出“一河渔火，歌声十里”的繁盛景象。清乾隆帝巡游至此，欣然写下“天下第一庄”。

1938年春，台儿庄被推上历史的风口浪尖。是时，20万将士遗恨淋漓，30万民众喋血金陵，华北、华东大片富庶国土陷于敌手，亡国阴云笼罩全国，一个古老民族进入至暗时刻。然而，如同浩瀚奔腾、气象万千的大运河，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在绝境中所激荡起的蓬勃伟力是不可遏抑的。十四天昼夜不息的鏖战，使“无墙不饮弹、无土不沃血”的台儿庄成为名副其实的“血肉磨坊”。当西北军的大刀、川军的土枪、滇军的亚德里安头盔一同锈蚀在这座水乡小城时，中国军队完成了自己迟到的成人礼。数百年的繁华毁于一旦，但在战争的废墟上，一个民族挺起了不屈的脊梁。

2008年，值台儿庄大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，当地政府在原运河故道、古码头和大战遗址的基础上重建台儿庄古城。今天，这颗浴火重生的运河明珠，正向世人展示着水般灵动的绰约风姿和铁般坚硬的峥嵘风骨。

鲁南方言中，常用“水润”一词来夸赞女性气色好、有神采。得益于大运河数百年的浸透滋润，台儿庄古城自然“水润”得很，其丽质天成、灵动飘逸之处丝毫不输江南水乡，而明艳爽朗、质朴醇厚方面则超越之。秋后三场雨，不仅消退了暑气的蒸腾，也让因高温干旱而整个夏天都蔫巴巴的大运河变得朗润起来了，穿城而过的河水丰韵充盈，畅通了古城的“七经八脉”。让我们雇一艘摇橹船，请一位船妹子，悠荡于蜿蜒的水道，领略一下古城之大美吧。

“江北水乡，清波荡漾，古城的故事，悠悠淡淡地流淌……”甜而不腻、柔而不靡的歌声落入运河之中，在水面荡起层层欢快的涟漪。伴着歌声寻觅，一艘艘摇橹船从水道款款而来。头戴褐色蓑笠，身着淡蓝长裙的船妹子轻摇玉臂，荡起橹柄，曼妙的身姿富有节奏感地微微起伏，有一种恰到好处韵律和美感。在南方，会划船的大部分是被称为“船娘”的年龄大一些的女性，而在台儿庄古城，却是一位位洋溢着无限青春活力的“船妹子”，她们人美、歌美，成为水乡中最靓丽的一道风景线。

船行水上，身随轻舟摇曳，心随波澜起伏，古城两岸的风景如画卷般轻柔地舒展开来。官署、民居、商铺、庙宇等建筑星罗棋布，错落有致，无一不是暗赭色的门窗、木质的窗棂、雕花的门楣，那些细腻的纹路与生动的图案，无不展现着工匠们的高超技艺和深厚文化底蕴。朴实的鲁南民居、典雅的徽派建筑、灵秀的水乡建筑在这里交相辉映，共同勾勒出古城蔚为大观的建筑风貌，使其成为当之无愧的“中国民居建筑博物馆”。

如果说白天的古城还保持着一份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的含蓄和矜持，那么，到了晚上，它就完全全以“教君恣意怜”的大胆奔放示人了。夜幕沉降，华灯高张，古城被灯光装点得如梦如幻。波光粼粼的水面在灯光映照下，璀璨若夜空中闪烁的繁星，给古城增添无限灵气和诗意。临河而建的房屋，在光影的交织下，将身影倒映在潺潺流水中，浮光跃金，流光溢彩，编织出一幅幅动感的画卷。漫步桥上，俯瞰水面，倒影中的世界与岸上繁华喧嚣的景象交相辉映，分不清哪是实哪是虚，哪是真哪是幻。此时此刻，古城昔日“商贾迤迤，一河渔火，歌声十里，夜不罢市”的繁盛景象得以重现，“满船清梦压星河”“水晶宫里奏霓裳”的诗情画意照进现实。

“美人在骨不在皮”，同样，一座城市的山山水水、楼阁台榭也只有在被赋予了风骨、灌注了灵魂后，才会真正具有永恒的魅力。如果说岳王墓为“暖风醉人”的杭州平添了几分壮志，史公祠为“春风十里”的扬州注入了些许豪情，那么，八十七年前那场震惊中外的大战则用炮火洗礼了台儿庄的一砖一瓦，用鲜血浸润了台儿庄的一草一木，使得这座大美水乡的每处角落都洋溢着滚烫的气息，充塞着不屈的力量，腾跃着蓬勃的生命力。抚摸着古城残存的一处处弹孔墙，我们不仅依然能够感受到战火的灼烫，更能感受到在历史绝境中，一个国家血性迸发的灼灼心跳和一个民族根魂不灭的澎湃脉动！

古城苍苍，运河泱泱，英烈之风，山高水长……

松山巍巍

□余隆海

仲夏七月，滇西龙陵松山。阴雨淅沥，薄雾游荡，冷风呜咽。岁月流逝，烽烟消散。这里，被炮火深耕过的每一寸土地都凝固着血色记忆、浸透着悲壮荣光：主峰子高地布满爆破坑以及满山残存地堡、战壕、弹坑，储水池里雨水猩红，步道旁那棵千疮百孔的大青树抢眼密布，山腰的松山战役纪念碑高耸入云，中国远征军将士的雕塑群气势恢宏，抗日英灵公墓庄严肃穆。

八十多年前，在这个中国最无名的地方发生过一场最有名的战争，那是一场血肉横飞的惨烈绞杀，也是一场扭转乾坤的铁血鏖战。松山位于云南省龙陵县腊勐乡境内，为高黎贡山余脉，雄踞怒江西岸，东、北、西面，陡坡绝壁，山岭高峻，20余座大小山峰峦簇拥海拔2020米的主峰，岗陵起伏，沟壑纵横，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。松山密林深箐，杂草繁茂，气候湿热，雾气弥漫，夏季成雨季，时而阴雨迷蒙，时而大雨滂沱，山路泥泞，山洪横流。对怒江而言，西岸的松山是一座理想的桥头堡；对滇缅公路而言，松山是扼断其咽喉的手爪；对龙陵而言，松山可作为前沿屏障。松山是易守难攻的雄关要地，被称为“东方的马其诺”防线。

1941年底，太平洋战争爆发，日军偷袭珍珠港，横扫东南亚，战火迅速蔓延至缅甸。1942年2月，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，由于英军配合不力，错失战机，虽取得局部胜利，却以被动失败告终。5月3日，日寇铁蹄踏进国门眈眈。5月4日，日寇攻占龙陵，并向惠通桥急进，千钧一发之际，守桥的官兵奉命炸毁惠通桥。日寇被阻于怒江西岸后，退后盘踞松山，以松山为核心，以龙陵平达为右翼，以腾冲为左翼，以龙陵、芒市、遮放、畹町等地为后方，建起强大的防御体系，与中国军队隔怒江对峙。

在两年时间里，日寇第56师团步兵113联队（拉孟守备队）将松山主峰及数个山峰联成众多据点群，每个据点均以数个坚固的母堡为核心，周围数个子堡拱卫，堡垒互为协同侧防。地堡密布，暗道相通，既能各自为战，又可相互支援，整个松山的工事星罗棋布，犹如“龟背”。阵地上，日寇配备山炮、战车及其掩体，阵地内竟然还有医院、慰安所，电话通讯、供水照明（发电站）等设施齐备，粮食弹药更是储备丰富，可坚守8个月。日寇曾狂妄叫嚣：中国军队不死10万人，休想攻取松山。

为了加快工程进度，日寇从滇西、缅甸、印度等地强征1670名民夫施工。完工后，残忍的日寇以打疫苗为借口，将所有参与修筑工事的民夫全部杀害，泼上汽油焚尸灭迹。战后清理战场时，在松山大哑口发现了一座“千人坟”，收殮688具尸体残骸。滇西沦陷，松山被占，付出巨大牺牲凿通的滇缅公路被掐断，失去外援的中国抗战形势更加困难，东南亚局势也岌岌可危。1943年春，为打通中印交通线，史迪威拟定了从缅北和滇西两路反攻日寇的作战方案，相继组建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实施反攻滇西计划。中国远征军渡过怒江，拔掉松山这个“拦路虎”，重新打通滇缅公路，钳击日寇，将其逐出滇西的国土，成为必须取胜的战略选择。

怒江从西藏进入云南后，江水自北向南流经横断山脉，奔腾于高黎贡山和怒山之间。沿江危崖耸立，礁石密布，水流湍急，有“水无不息石，山有欲飞峰”之称。怒江天堑，怎能动摇中国远征军收复河山、洗雪前耻的决心。1944年5月11日拂晓，中国远征军将士开始强渡怒江。平日暴怒无常的怒江却异常温驯，江面薄雾飘散。中国军队强大的炮火从怒江东岸茂密的丛林射向西岸日寇阵地，数十架中美飞机在日寇阵地上空轰炸扫射。日寇阵地上硝烟弥漫，岸边的防御设施瞬间灰飞烟灭。随即，中国远征军总司令立煌一声令下，

整装待发的数百艘橡皮艇，载着中国远征军迅速驶向西岸，向分布于怒江以西、北起片马、南至滚弄的日寇防线快速纵深穿插，并向腾冲、龙陵和芒市进攻。攻克龙陵，必须拿下松山据点。6月4日，中国远征军第11集团军第71军新28师向松山发起第一次仰攻，日寇疯狂反扑，15分钟之内，中国远征军士兵尸横满坡，主攻团一营只撤回一排人，营指挥官全部牺牲。苦战半月，中国远征军伤亡近2000人，仅毙伤日寇500多人，攻下一个外围阵地。为了尽快拿下松山，中国远征军总司令部把第8军主力第882师、第103师急调松山前线。在多次的猛烈进攻中同样伤亡数千人，从松山山顶到山腰，敌堡前后，战壕道上，尸体裸露，尸臭熏天，尸水横流。每当炮火攻击和飞机轰炸时，不少尸体的胳膊大腿被炸飞上天，散落四周。后来，中国远征军开始使用火焰喷射器猛攻日寇堡垒，日寇的堡垒一个个被攻克。胜利的曙光慢慢出现。松山主峰子高地是日寇松山据点的核心阵地。日寇将山顶掏空，建成左右两个深十几米的3层巨大堡垒。上层射击或观测，中层为寝室并可射击，下层作掩蔽部或弹药、粮食仓库。堡垒上面用粗圆木码3至5层，并覆盖钢板数层，再加土覆盖1米，四周加装内填沙石的汽油桶3层，汽油桶外再夹钢板数层，并覆盖土，堡垒十分坚固。每个堡垒的轻重火力完全覆盖四周，构成没有缺口和死角的强大严密火力网。几个阵地、山头之间，火力互为协同侧防。

8月3日，中国远征军从道人坪子仰攻松山主峰，飞机大炮集中轰击和组织敢死队冲锋爆破均不奏效。危急时刻，82师直属工兵连连长刘栋臣向师长王伯勋提出：用“坑道爆破法”攻克子高地，当天，第8军军部会议上同意实施。美军顾问斯塔德上校协调，将15吨黄色炸药从加拿大空运抵保山机场，通过滇缅公路送到了松山战场。坑道的起点就在主峰下距主堡垒150米处的道人坪子。在日寇的眼皮子底下，几百名工兵轮班作业，昼夜不停，一锹一镐艰难挖掘。此时，松山阴雨绵绵，工兵们常被泥土黏得人泥不分。他们先是躺着挖，然后跪着挖、蹲着挖，最后才能站起身来。挖掘的前期工作还算顺利，但越向前推进，照明、用餐等问题越层出不穷。前端人员因氧气不足造成呼吸困难，士兵们咬牙死撑17天，硬是从山下开挖出两条长150米、深1.8米、宽1米的爆破坑道，直达山顶两座敌堡之下，然后用一天一夜时间，顺利将120箱共3吨TNT高爆炸药填塞在鬼子的脚下，然后由承受爆破训练的工兵营排长鲍直才细心给炸药装置信管、连结电线，小心地将电线引出坑道外。

8月20日，火红的太阳爬上怒江东岸，松山主峰明亮寂静。为把更多的日寇压缩进子高地堡垒之中，炮兵瞄准子高地一阵狂轰，步兵向子高地猛烈“佯攻”。九点十五分，军长何绍周下达“起爆”命令，工兵营营长常承颢冷静启动引爆装置，几秒钟之后，只听巨响震天，地动山摇，强大的爆炸冲击波掀起沙土黄灰直冲天空，主峰的碉堡被连根拔起直送云天，随着一声闷响，歪斜地跌落山顶。同时，浓黑烟柱蹿起近两百米高，并形成巨大的蘑菇云。弥漫的硝烟之中，悲愤激越的冲锋号响起，热血复活的的中国远征军官兵跃出战壕，抬着火焰喷射器冲向主峰阵地。

盘踞在主峰上的日寇，除四名奄奄一息外，其余全部被炸死。松山主峰被整体削低了一米多！原主峰瞬间炸出两个深约15米的漏斗状巨坑，一个直径40多米，一个直径30多米，两坑相距10米。松山鏖战，终于迎来决定性的胜利。隐蔽部内外的中国远征军官兵爆发出激动人心的口号声：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“打通滇缅公路！打回老家去！收复祖国的一切土地！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！中国胜利万岁！……”满脸硝烟的中国军人互相紧紧拥抱，每个人脸上都淌着滚烫的热泪。

疯狂的日寇又组织两次偷袭，都被击退，8月23日拂晓，中国远征军牢牢占据着子高地，随后乘胜追击，相继荡平松山主峰附近高地及大寨、黄家水井、黄土坡。9月3日至7日，中国远征军攻克日寇在松山的最后



一个据点马鹿塘，日寇指挥官焚烧军旗后，和约50名士兵发起冲锋，垂死挣扎，被全部击毙。第113联队彻底消失在松山之巅。

9月10日，一篇从惠通桥畔发出的战地通讯写道：当松山完全被攻克，如潮的车辆由惠通桥奔驰过大哑口，滇缅公路衔接上雷多公路，贯通了国际交通命脉，民族武力又扩展到缅北的时候，我们仰望葱茏雄峻的高黎贡山，凭吊松山被炮弹破片堆积残破的峰岚，矗立着将士们铁血铸成的华表，数千阵亡将士对于国家伟大的功勋，当与松山共垂不朽，永远受民族崇高的敬礼！

三

一寸土地，一寸血肉。松山战役，中国远征军先后动员10个团、2万多兵力，历时95天，大仗十战松山，小仗上百次，最终以巨大的牺牲攻克松山。各攻击部队伤亡7773人，与毙杀日寇1250人相比，比例为6.2:1。战斗结束后，参与掩埋阵亡将士的少尉军官黄执中率队上山挖出3个大坑，分别装了1000人、800人、500人，全部填满。一位中国远征军老兵回忆战后后的松山：凡是有日本人防御阵地的地段，松树都被炮弹炸断或者连根拔起，或者被烧得光秃秃的。每一段坑道，每一个地堡都是经过搏斗才占领的。除了尸臭外，还有火药硝烟和东西被烧焦的味道。我们是沿着大哑口部队进攻的路线上去的，到处都是还保持着临死时各种各样姿态的尸体和被炸飞的人头，手脚、大腿随处可见，真是触目惊心。

青山埋忠骨，英雄佑山河。滇西反攻胜利后，云南各界群众在昆明市圆通公园建立了“滇西战役第八军阵亡将士纪念碑”，碑文曰：

岛寇荼毒，痛及滇西。谁无血气，忍弃边陲。桓桓将士，不顾艰危。十荡十决，甘死如归。瘞患有殍，名勒丰碑。慷慨大义，昭示来兹。

距龙陵县城西南两公里处的云龙山上有座寺庙，传说有一妖龙到此作孽，被镇压山下，故称之为“伏龙寺”。1942年后，伏龙寺被日寇作为军事据点，为避讳“伏龙”二字，号称“龙兵团”的日寇第56师团在其作战地图上把“伏龙寺”改为“兴龙寺”，也终究不能摆脱被镇压的命运。所谓“龙兵团”不过是地地道道的妖龙、邪龙，胆敢在龙的国度作妖作孽就是自取灭亡，命中注定龙陵是“龙兵团”的葬身之地。连日本公刊战史也记述龙陵为第56师团的“宿命之地”。日本人认为，二战中的亚洲战场日军有两场“遭歼灭之战”，其一为松山战役，另一场则是腾冲战役。

1944年9月15日，多日的阴雨终于放晴，龙陵方向激战狼烟，松山却安静了下来。在离松山不远的镇安街，由中国远征军后方部队帮助开办的民众小学开课，一些因战争躲进深山的孩童们心怀忐忑地回到临时学堂，简陋的教室里传出孩子们稚嫩的琅琅读书声：“第一课：人，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都是中国人。”烽火中的滇西大地，终于传出一个民族的希望之声。

雨过天晴。导游老杨带领我们拜谒了松山战役纪念馆和103师阵亡将士墓。当我们踏上松山之巅，眺望远方，群山苍茫，一轮红得刺眼的夕阳正向怒江上游缓缓坠落，余晖残血般洒满怒江两岸的崇山峻岭，染红松山阵地那些遗存的地堡、战壕、弹坑。

晚风送松涛，鸟鸣山更幽。老杨说，听松山一带的村民讲，松山大战结束八十年了，近年才听见山上有鸟叫。走出松山，夕阳中的腊勐小镇显得格外宁静，滇缅公路依然穿越而过，路面平整，街道整洁，屋舍俨然，炊烟袅袅，一派祥和温馨。眼前的山河无恙，岁月静好，是对永远长眠此地的中国远征军将士最好的祭奠和告慰。

走下松山，那棵枪林弹雨中幸存的大青树的身影总是在我脑海浮现，它那密密麻麻的枪弹孔，好像在警醒人们：铭记历史，吾辈自强。

静静的，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/还下着密雨，还吹着细风/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/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。

这是诗人穆旦写于缅甸战场的诗句。历史无言，精神不朽。回望暮色中的松山，那一寸寸浸透滚烫鲜血的土地，满山青翠的松林郁郁葱葱，这也许是中国远征军将士的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。

山之上，国有殇。松山巍巍，青松苍苍。